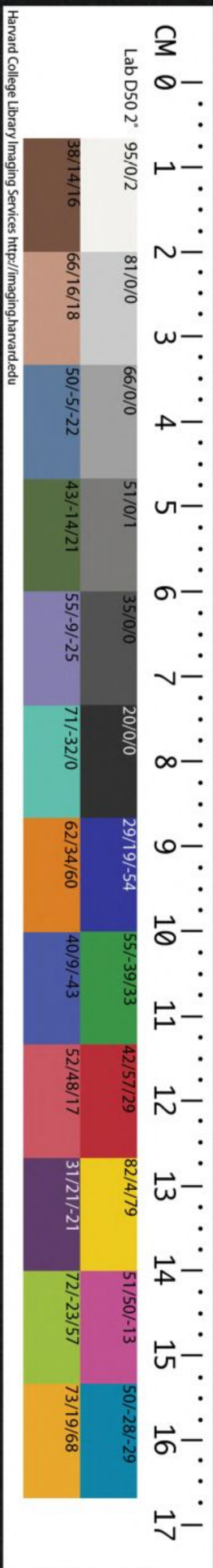


T5511/1273.34

3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DEC 7 1940



哈佛大學漢和
圖書館珍藏印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劉敬者齊人也

索隱曰敬本姓婁漢書作婁敬

漢五年戊隴西過

洛陽高帝在焉婁敬脫輓輅

蘇林曰一木橫鹿車前一一人推之子孟康曰

輅音胡格反輓音晚○索隱曰輓者牽也輅者鹿車前橫木二人前輓一人後推之

衣其羊

裘見齊人虞將軍曰臣願見上言便事虞將軍欲

與之鮮衣

索隱曰上音仙鮮衣美服也

婁敬曰臣衣帛衣帛見

衣褐衣褐見終不敢易衣於是虞將軍入言上上

召入見賜食已而問婁敬婁敬說曰陛下都洛陽

豈欲與周室比隆哉上曰然婁敬曰陛下取天下

唐順之曰此等傳似不為本人但為漢敘事耳又曰敬傳只敘四事皆古今大事也黃震曰按劉敬脫輓輅羊裘見天子曰衣帛衣帛見衣褐衣褐見以其質實不徇流俗已可覘其胃中之所挾持者矣勸都長安逆覘虜情皆磊落出人意表惟結和親約雖能寬一時之急未免遺萬世之弊耳

與周室異。周之先自后稷。堯封之郟。正義曰。郟音胎。雍州武功

縣西南二十三里。故釐城是也。說文云。郟炎帝之後。姜姓所封國。弃外家也。毛萇云。郟姜嫄國。堯見天因郟而生后稷。故因封於郟也。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

居豳。太王以狄伐故。去豳。杖馬箠居岐。張晏曰。言馬箠示約。

國人爭隨之。及文王為西伯。斷虞芮之訟。始受命。

呂望伯夷自海濱來歸之。正義曰。呂望宅及廟在蘇州海鹽縣西也。伯夷

孤竹國在平州。皆濱東海也。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之上。八

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

屬傅相焉。迺營成周洛邑。正義曰。括地志云。故王城一名河南城。本郊鄔

周公所築在洛州河南縣北九里苑中。東杜隅。帝王紀云。武王伐紂。營洛邑而定鼎焉。按此即營都

楊慎曰。南宮邊子云。昔周成王之卜居成周也。其命龜曰。予一人無有天

中土乎。使予有罪則四方伐之。無難得也。委敵之說本

邵室曰。周公之下洛以中不以險。亦不以不險。孟子曰。固固不以山溪之險。以險者非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以不險者非也。

城也。書云。乃營成周。括地志云。洛陽故城在洛州洛陽城東二十六里。周公所築。即成周城也。尚書曰。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帝王世紀云。居邠。邠之衆按劉敬說。周之美。豈言居頑民之所以此而論漢書非也。以此為天下之中也。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

均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

令周務以德致人。不欲依阻險。令後世驕奢以虐

民也。及周之盛時。天下和洽。四夷鄉風。慕義懷德。

附離而竝事天子。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也。索隱曰。案謂使離者相附也。不

屯一卒。不戰一士。八夷大國之民。莫不賓服。効其

貢職。及周之衰也。分而為兩。正義曰。公羊傳云。東周者何。王城也。按周自平王東遷。以下十二王皆天

都王城。至敬王乃遷都成周。王報又居王城也。

付机

呂祖謙曰敬所談秦之形勢乃周之形勢也蓋豈鑄本文武之西周而秦竊效之耳

下莫朝周不能制也。非其德薄也。而形勢弱也。今陛下起豐擊沛。收卒三千人。以之徑往而卷蜀漢。定三秦。與項羽戰滎陽。爭成臯之口。大戰七十。小戰四十。使天下之民肝腦塗地。父子暴骨中野。不可勝數。哭泣之聲未絕。傷痍者未起。而欲比隆於成康之時。臣竊以為不侔也。且夫秦地被山帶河。四塞以為固。卒然有急。百萬之衆可具也。因秦之故資。甚美膏腴之地。此所謂天府者也。索隱曰。秦說。惠王曰。大王之國地勢形便。此所謂天府。高誘注云。天府聚也。陛下入關而都之。山東雖亂。秦之故地可全而有也。夫與人鬪。不

搯其脰

張晏曰。脰。喉嚨也。○索隱曰。搯。音厄。脰。音胡。浪反。一音胡。剛反。蘇林以為。脰。頸大脈。

拊其背

俗所謂胡脈也。未能全其勝也。今陛下入關而都。

案秦之故地。此亦搯天下之脰。而拊其背也。高帝問羣臣。羣臣皆山東人。爭言周王數百年。秦二世

卽亡。不如都周。上疑未能決。及留侯明言入關便。

卽日車駕西都關中。

索隱曰。案謂卽日。西都之計定也。

於是上曰。

本言都秦地者。婁敬。婁者。乃劉也。賜姓劉氏。拜為

郎中。號為奉春君。

索隱曰。案張晏云。春為歲之始。以其首謀都關中。故號奉春君。

漢七年。韓王信反。高帝自往擊之。至晉陽。聞信與

匈奴欲共擊漢。上大怒。使人使匈奴。匈奴匿其壯

董份曰。書卽日見。高帝從諫如轉圜。何孟春曰。韓生說項羽。都關中。不免見殺。而婁敬以勸高祖。得封進言之。難如此。

士肥牛馬。但見老弱及羸畜。正義曰：上力為。使者反。下許又反。

十輩來。皆言匈奴可擊。上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

報曰：兩國相擊。此宜夸矜見所長。韋昭曰：夸張矜大也。今臣

往。徒見羸瘠老弱。索隱曰：羸力為。反。瘠音稷。瘠瘦也。漢書作齒音漬。齒肉也。恐非。

此必欲見短。伏奇兵以爭利。愚以為匈奴不可擊。

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正義曰：句注山在代州。二

十餘萬兵已業行。上怒。罵劉敬曰：齊虜以口舌得

官。今廼妄言沮吾軍。索隱曰：沮音才敘反。械繫敬

廣武。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屬鴈門。正義曰：廣武故縣在句注山南也。遂往至平

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七日。然後得解。高

康海曰：以高帝之

明達少長兵間。顧

不足。以知匈奴之

情。雖劉敬獻忠。反

遭械繫。然向之所

遣使十輩。特知有

所不極耳。帝不度

其才而遣之。固已

非矣。又皆處之極

刑。寬仁愛人之資

獨蔽于此耶。

閔如霖曰：敬既知

冒頓殺父妻群母

不可以仁義說。而

曰：不敢與大父抗

禮亦謬矣。

王維楨曰：劉敬說

帝至廣武。赦敬曰：吾不用公言。以困平城。吾皆以

斬前使。十輩言可擊者矣。廼封敬二千戶。為關內

侯。號為建信侯。高帝罷平城歸。韓王信亡入胡。當

是時。冒頓為單于。兵彊。控弦三十萬。應劭曰：數苦

北邊。上患之。問劉敬。劉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

兵。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代立。妻羣母。以力為

威。未可以仁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耳。

然恐陛下不能為。上曰：誠可。何為不能。顧為奈何。

劉敬對曰：陛下誠能以適長公主妻之。厚奉遺之。

彼知漢適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

之端。為萬世取可。

已巳卷七 劉敬又系通引專

恨耳

董份曰其言似善策然據敬所云殺父妻君母則又何有于大父哉使當時即是而論則不待折以辭而自穷矣

余有丁曰敬創此說其甲中國而為後世禍不淺

太子代單于。何者貪漢重幣。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因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壻。死則外孫。為單于。豈嘗聞外孫敢與大父抗禮者哉。兵可無戰。以漸臣也。若陛下不能遣長公主。而令宗室及後宮詐稱公主。彼亦知不肯。賢近無益也。高帝曰善。欲遣長公主。呂后日夜泣曰。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上竟不能遣長公主。而取家人子名為長公主。妻單于。使劉敬往結和親約。劉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王。張晏曰白羊匈奴國名。索隱曰案張晏云白羊國名二者並。在河南河南者案在朔方之河

劉辰翁曰新破少民與百萬可具又自相作故知說士不足憑

按備胡都關中二事結案在此

劉辰翁曰興亡之初宜有以人如遷都使虜和親徙大姓皆漢初事大者他人所不敢言

南舊並匈奴地也今亦謂新秦中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

一夜可以至秦中。秦中新破少民。地肥饒。可益實。

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能興。今陛

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之族。宗

彊。一日有變。陛下亦未得高枕而臥也。臣願陛下

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居

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

彊本弱末之術也。上曰善。廼使劉敬徙所言關中

十餘萬口。索隱曰案小顏云今高陵櫟陽諸田華陰好時諸景及三輔諸屈諸懷尚多皆

此時所徙也

史記卷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安

茅坤曰小論中希世二字一篇精神所注處

董份曰守尉捕論之說可資大噓蓋滑稽之甚者也

叔孫通者薛人也。晉灼曰楚漢春秋名何。索隱曰薛縣名屬魯國。秦時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楚戍卒攻斬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即反，罪死無赦。瓚曰：將謂逆亂也。公羊傳曰：君親無將，將而必誅。願陛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為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間？郡守尉今捕論，何足憂？二世喜曰：善。盡

事至此昏極矣

按此專寫叔孫通希世免禍與時變化處

其坤曰數字轉折間叔孫梗槩可見

又曰有以一着叔孫非苟諛者

張之象曰二世暴虐將軍馬劫等進諫而下吏自殺叔孫通諛言承順乃得脫虎口利害不同如此但人臣事君當致其身寧為

君當致其身寧為

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匹，衣一襲。索隱曰：案古語謂之一襲。稱賈逵案禮記袍。拜為博士。叔孫通

已出宮，反舍。諸生曰：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於虎口。正義曰：幾音祈。迺去之薛。薛已

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孫通從之，敗於定陶。從懷

王，懷王為義帝，徙長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

漢王從五諸侯入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

西，因竟從漢。叔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

馮劫而或無為叔通而生也

王維楨曰叔孫弟子以不得進竊罵至後得官則稱為聖人先言以後言以文有貫串

短衣楚製

索隱曰案孔文祥云短衣便事非儒者衣服高祖楚人故從其俗裁製

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無

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罵曰

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專言大

猾何也索隱曰案類集云大猾狡猾也音猾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

王方蒙矢石爭天下漢書音義曰謂發石以投人諸生寧能鬪

乎故先言斬將搆旗之士張晏曰搆卷也瓚曰拔取曰搆楚辭曰朝搆阨

之木蘭○索隱曰搆音起焉反又已勉反案方言云南方取物云搆許慎云搆取也王逸云阨山名

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

通為博士號稷嗣君徐廣曰蓋言其德業足以繼蹤齊稷下之風流也駟案漢

書音義曰稷嗣邑名漢五年已并天下諸侯共尊漢王為皇

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秦苛儀法

為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

患之叔孫通知上益厭之也希世說上曰夫儒者難與

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

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

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為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

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

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為之令易知度吾所

能行為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

邵宝曰兩生之言尚矣礼亦其與也寧廢乎礼廢於繁難而與於簡易周之文漢高不能行矣殷之質夏之忠何往不可哉苟簡且易漢高未必不從也通也不以簡易量主而以尊重逢君故秦儀是采秦苛既除而驕復蹈之以通之罪也

董份曰叔孫通雖
陋然兩生言亦未
究其本也夫天下
一日不可死禮樂
所謂百年而與者
及其成功耳若必
待百年而後議則
百年之前所為治
者何事哉但言叔
孫非其人則得矣
王維楨曰敘兩生
不行語亦因以看
叔孫人品耳
劉辰翁曰此與美
人習兵法無異

有兩生不肯行曰公所事者且十王皆面諛以得
親賢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
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
公所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汗我叔
孫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
人西及上左右為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為綿蕞
徐廣曰表位標準音子外反駟案如淳曰置設綿
蕞為習隸處蕞謂以茅剪樹地為纂位春秋傳曰
置茅蕞也○索隱曰韋昭云引繩為綿立表為蕞
音茲會反賈逵云束茅以表位為蕞又纂文云蕞
今之纂字包愷音
即悅反又音纂
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
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為此廼令羣臣習隸

索隱曰隸亦
習也音異
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
皆朝十月儀索隱曰小顏云漢以十月為正故行
朝歲之禮史家追書十月也案諸書
立云十月為歲首不言以十月為正
月古今注亦云羣臣始朝十月也先平明謁者

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
張旗志徐廣曰一作幟傳言趨索隱曰案小顏傳聲教入
者皆令趨趨疾行致敬也
殿下郎中俠陛陞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
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

行設九賓臚句傳漢書音義曰傳從上下為臚
索隱曰蘇林云上傳語告下為
臚下傳語告上為句臚猶行者矣韋昭云大行掌
賓客之禮今謂之鴻臚也九賓則周禮九儀也謂

公侯伯子男孤卿大夫士也漢依此以為臚傳依
次傳令上也向秀注莊子云從上語下為臚音問

按師古云欲敘
其下儀法先言
儀如此也
茅坤曰以儀直行
至今日大畧皆秦
故尊者抑臣之舊
也而三代以前而
上下同體處消歇
矣必可見為國以
禮直自有本

臚音問

句音九。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徐廣曰：一作幟。

注反。○索隱曰：案輿服志云：殷周以輦載軍器，職載芻藿。秦至秦始去其輪，而輿為尊也。職音幟。傳警者，漢儀云：帝輦動則左右侍帷幄者稱警是也。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

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文穎曰：作酒令法也。蘇林曰：常會須天子中起更衣然後入置酒矣。○索隱曰：姚氏云：進止有禮也。古人飲酒不過三爵。君臣百拜終日宴不為亂也。諸侍坐殿上

皆伏抑首。如淳曰：抑屈。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

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誼譁失禮者。於是高帝曰：吾廼今日知為皇

帝之賢也。廼拜叔孫通為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

董份曰：陳次歷二。雖未嘗至闕廷者亦可以想漢儀矣。

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為儀願。了前案

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為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

金賜諸生。諸生廼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

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為太子太傅。漢

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

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

亂者數十年。為天下笑。秦以不蚤定扶蘇。令趙高

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

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徐廣曰：攻猶今

人言擊也。啖一作淡。駟案如淳曰：食無菜茹為啖。○索隱曰：案孔文祥云：與帝共攻冒苦難俱食淡。

黃震曰：按叔孫通所事且十五皆面諛取親貴。既起朝儀得高帝心。然後出直言諫易太子。然向使高帝未老。呂后不強度如意。可攘太子位。又安知不反其說以阿意耶。隨時上下委曲取容。名雖為儒。非委敬比矣。茅坤曰：叔孫通一生賴有以着。

史記卷九十七 劉敬文系通列傳

王維楨曰諫正易太子及議立原廟所謂大直若詘道固委蛇也
茅坤曰叔孫雖希世取容然竟諫易太子數語凜凜然有正氣
王鏊曰文義頓挫周匝識輕重妙甚

也案說文云淡薄味也音唐敢反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

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索隱曰楚漢春秋叔孫何云臣三諫不從

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為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

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乃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即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

臣莫能習徙為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為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為東朝長

樂宮關中記曰長樂宮本秦之興樂宮也漢太后常居之及間往來數蹕煩

人索隱曰韋昭云蹕止人行也長樂未央宮東相去稍遠間往謂非時也中問往來清道煩人也

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韋昭曰閣道也如淳曰叔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叔

孫生奏事因請問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

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

廟道上行哉應劭曰月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三輔黃圖高寢在高廟西高祖衣冠藏在高寢月出游於高廟其道值所作複道故言乘宗廟道上行孝惠帝

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索隱曰案謂舉動有

過也左傳云君舉必書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

過舉願陛下為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

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

按師古云諸說皆非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于高廟每月一為之

董份曰叔孫通所謂逢君之過者使人主惡聞憚改通實啓之

實啓之

實啓之

實啓之

實啓之

實啓之

茅坤曰按吳亦其
文主之過希世餘
波處
王維楨曰叔孫生
獻果以飾出游何
哉

柯維騏曰老子洪
德篇云大直若屈
大巧若拙叔孫先
仕秦既而降漢故
太史公曰大直若
屈道固委蛇也後
漢荀爽白首隱居
卒就董卓之辟而
欲有為于其間故
范曄作傳亦援太
史公語為贊云

史記卷之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復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
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索隱曰：案呂氏春秋仲
春羞以含桃先薦寢廟。願陛下出，因取櫻桃
獻宗廟，上廼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太史公曰：語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臺榭之
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際，非一士之智也。信哉！
夫高祖起微細，定海內，謀計用兵，可謂盡之矣。然
而劉敬脫輓輅一說，建萬世之安，智豈可專邪？叔
孫通希世度務，制禮進退，與時變化，卒為漢家儒
宗。大直若訕。索隱曰：音屈。道固委蛇。索隱曰：音移。蓋謂是乎。

索隱述贊曰：履藉衆幹，裘非一狐，委輅獻說，縣
絕陳書，皇帝始賢車駕，西都既安，太子又和，向
奴奉春，稷嗣
其功可圖

丘濬曰：嗚呼！周室禮文之盛，至是不可復
觀矣。夫禮莫備于周，孔子所謂監於二代，
郁郁乎文是也。秦起西戎，一切以法從事，
烏知所謂禮哉？叔孫通幸遇高祖創業之
初，而有起朝儀之機會，不能訪求遺老於
此之時，講明三代之故，以立一代之制，願
乃區區以秦儀雜就之，遂使成周之全典
不復見於當時。秦之陋制，得以傳於後
世，噫！可恨也夫。

史記卷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

安

史記評林卷之九十九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 吳興凌稚隆輯校

季布樂布列傳第四十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一篇眼目孟康曰信交道曰任如

非為俠所謂權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或曰任氣

力也俠粵也○索隱曰任而禁反俠音協如淳說

為近粵音普名反其義難喻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

如淳曰窘困也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

及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

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

剽季布許之迺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服

唐順之曰逐段敘段多有結
茅坤曰季布為項羽將必多戰功太史因傳其任俠遂畧之
劉辰翁曰此周氏奇甚在朱家上是能用朱家者而其後朱家獨聞

曰東郡謂廣轍車為柳鄧展曰皆棺飾也載以喪車欲人不知也李奇曰大牛車也車上覆為柳瓚

按并與其家僮
賣之古人用心
深厚如此

按乘一馬車見
其急也

董份曰古之俠者
不獨制貴勢之人

曰茂陵書中有廣柳車每縣數百乘是今運轉大車是也。○索隱曰案服虔臣瓚所據則是大車任載運者名廣柳車然則柳為車通名鄧展所說事義相協最為通允故禮曰設柳翼為使人勿惡也鄭玄注周禮云柳聚也諸色所聚則并與其家僮是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數十人之曾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廼買而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廼乘輶車之洛陽。徐廣曰馬車也。○索隱曰案謂輕車一馬車也。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上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為項羽窘上。上怨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何如人也。曰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項籍用。職

雖人主亦欲制之
現朱家數言誠大
俠也至引子胥事
嗜甚矣

按兩心知字一
意皆史氏揣摩
之言

王鑿曰太史公識
高筆力亦高在此
等處

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走胡即南走越耳。夫忌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何不從容為上言邪。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季布匿其所。廼許曰諾。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廼赦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單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

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眾，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眾橫行匈奴中，面欺且秦，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索隱曰：使音如，字近音其，斬反。因酒縱性謂之使酒，即酣酒也。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索隱曰：季布言已無功能竊承恩寵，得待罪河東，其詞典也。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

按師古云：既引見而罷，令還郡也。

張之象曰：嘗慨世之賢才，百人未嘗言之也。

而不足一人毀之，而有餘君用人果不當，徇毀譽。季布之言最為深切，然漢文雖慚其言終不見用，如其始意，奮不勝毀惜哉。倪思曰：進退如此，本准自言氣勁詞直，足戒千古。寫至默慙良久，忽得一語，佳處正在特字。君臣真態，于此可見。

今臣至無所受事，能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人之譽而召臣，一人之毀而去臣，臣恐天下有識聞之，有以闕陛下也。韋昭曰：闕，見陛下深淺也。上默慙良久，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布辭之官。楚人曹丘生辯士，數招權顧金錢。孟康曰：招來也。以得其形勢，以自炫耀也。文穎曰：事權貴也。與通勢以其所有，幸較請託金錢，以自顧。索隱曰：義如孟康文穎所說，幸較音姑角。正義曰：言曹丘生依倚貴人，用權勢屬請數求他人顧錢賞金錢也。事賢人趙同等。徐廣曰：漢書作趙談，司馬遷以其父名談，故改之。與竇長君善。季布聞之，寄書諫竇長君曰：吾聞曹丘生非長者，勿與通。及曹丘生歸，欲得書請季布。張晏曰：欲使竇

王九思曰季布為曹丘生所收只是耳一好善乃墮其計耳
費彥曰季布面折廷爭欲斬樊噲殿上皆恐其剛直可知矣曹丘生數招權顧金錢事貴人趙談等與竇長君善布以書諫長君使勿與通其始固亦善矣及曹丘來見進誦辭以悅之謂其得聲梁楚間欲游揚其名于天下其姦佞取媚亦猶所以待趙談竇長君耳為布者當

長君為介竇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於布請見固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足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邪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迺大說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徐廣曰一作子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嘗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索隱曰益字絲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福之屬嘗為

罵而勿與通如袁盎之絕富人可也願乃大悅引為士客布至此何謬哉

董份曰叙丁公事以見季布忠于項王且明高祖賞不記仇罰不私德布以榮丁以殺又為忠不忠之戒

茅坤曰附丁公只因高帝不殺季布上帶出來

張之象曰季布之忠重有怨而必用丁公之不忠雖有德而必斬書附于此見高帝善用賞罰也

按季布重諾棄布輕歎非為氣

中司馬

如淳曰中尉之司馬○索隱曰漢書作中尉司馬

中尉郅都索隱曰籍音子亦反不敢

不加禮少年多時時竊籍其名以行

籍音子亦反當

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中季布母弟丁公

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薛人名固

為楚將丁公為項羽逐窘高祖彭

城西短兵接高祖急顧丁公曰兩賢豈相厄哉於

是丁公引兵而還漢王遂解去及項王滅丁公謁

見高祖高祖以丁公徇軍中丁公為項王臣不忠

使項王失天下者迺丁公也遂斬丁公曰使後世

為人臣者無效丁公

樂布者梁人也始梁王彭越為家人時嘗與布游

任俠者不能故
同傳

張之象曰往時彭
越有贖布之德越
之歎布祠而哭之
趣湯如婦士為知
已者成固所甘心
也

索隱曰謂居家
之人無官職也
窮困賃傭於齊為酒人保
家作傭傭也可
係信故謂之係
數歲彭越去之
巨野中為盜而布
為人所畧賣為奴於燕為其家主報仇燕將臧荼
舉以為都尉臧荼後為燕王以布為將及臧荼反
漢擊燕虜布梁王彭越聞之迺言上請贖布以為
梁大夫使於齊未還漢召彭越責以謀反夷三族
已而梟彭越頭於雒陽下詔曰有敢收視者輒捕
之布從齊還奏事彭越頭下祠而哭之吏捕布以
聞上召布罵曰若與彭越反邪吾禁人勿收若獨
祠而哭之與越反明矣趣亨之

索隱曰趣音促亨音普音反謂疾令

按師古云提奉
也奉而欲授之
于湯也

唐順之曰越今既
與漢矣乃換一而
字文有輕重如此

倪思曰布明越功
罪無一語不肯孽
足以折帝之氣而
服其心遂不果殺

赴鑊

方提趣湯

徐廣曰趣一作走。索隱曰提音
啼趣音娶徐廣云一作走走亦趣

也向之布顧曰願一言而歿上曰何言布曰方上之
困於彭城敗滎陽成臯間項王所以遂不能西徙
以彭王居梁地與漢合從苦楚也當是之時彭王
一顧與楚則漢破與漢而楚破且垓下之會微彭
王項氏不亡天下已定彭王剖符受封亦欲傳之
萬世今陛下一徵兵於梁彭王病不行而陛下疑
以為反反形未見以苛小案誅滅之臣
恐功臣人人自危也今彭王已歿臣生不如歿請
就亨於是上迺釋布罪拜為都尉孝文時為燕相

徐廣曰小

案誅滅之臣

劉辰翁曰此語感動千古真能言也

董份曰此贊妙甚

前既言重死之為得矣却又稱亦布

不重其死為烈士彼以為貴處也

茅坤曰太史公極

苦心處都定描寫

自家一片胸臆

陳仁子曰一則不

至將軍布迺稱曰窮困不能辱身下志非人也富

賢不能快意非賢也於是嘗有德者厚報之有怨

者必以法滅之吳軍反時以軍功封俞侯徐廣曰擊齊有

也功復為燕相燕齊之間皆為樂布立社號曰樂公

社景帝中五年夢子賁嗣為太常犧牲不如令國

除

太史公曰以項羽之氣而季布以勇顯於楚身履

典軍徐廣曰履一作屨一曰覆駟案子孟康曰屨履

作覆而下去塞旗則覆軍索隱曰案徐氏云一

為是愈於屨之與履者也塞旗者數矣可謂壯士

然被刑戮為人奴而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

材故受辱而不羞欲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

名將賢者誠重其死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

徐廣曰或作應前勇字非能勇也其計畫無復之耳徐廣曰復一作

難處死應前重字不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如淳曰非死者

索隱述贊曰季布季心有聲梁楚百金然諾十

萬致距出守河東股肱是與樂布哭越犯禁見

虜赴鼎非冤誠知所處

黃震曰按季布廷斥樊噲橫行之說使高

后不復事兵然則孝惠高后之世海內無

事衣食滋殖季布力也布故勇將不為技

身就烹以雪彭王之冤所以警悟高帝

輕死一則不願死要皆畧有見於義者而遷且謂賤妾感慨自殺非能勇也計畫無復之者乃借以自述其隱忍苟活以成史書之意

凌約言曰太史公于凡士之隱忍而不死者必嘖嘖不

容口豈其本志哉死非欲以自明且

舒其憤悶無聊之情耳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吳興凌稚隆輯校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袁盎者楚人也。

索隱曰盎音如周禮盎齊鳥浪反

字絲。父故為羣

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

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如淳曰盎為兄所保任故得為中郎絳侯

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徐廣

曰自一作目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

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

在。如淳曰人主在時與共治在時之事主亾與亾。如淳曰不以主亾而不行其政令。

淳說為得。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袁盎列傳

朱翌曰漢文欲仕賈誼公卿絳侯之屬皆害之其後人告絳侯反繫獄誼言待大臣無禮以感悟文帝及覲表盎為文帝言絳侯功臣非社稷臣且言臣主失禮其後係清室諸公莫敢為言惟盎明絳侯無罪誼固不懷前怨盎亦不遂前非皆勃之幸也

按主在二句只是形容與國同休戚意

茅坤曰看他兩及字與上弗用上弗聽多是文中轉折措注處

王鏊曰古人之誼每如是

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畔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丞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主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索隱曰。莊嚴也。丞相益畏。已而絳侯望袁盎曰。正義曰。望。怨也。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盜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漢書作請室。應劭曰。請室。請罪之室。若今鍾下也。如淳曰。請室。獄也。若古刑於甸師氏也。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盜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盜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

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

又按上

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

詳淮南王傳

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

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歿。陛下竟為以天

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柰何。上弗聽。遂行之。

淮南王至雍。病歿。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

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

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

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

楊慎曰。謂有高行不足毀名。正是蠱人主心術。比于俳優解慍。凌約言曰。太史公

叙高世之行三各
引古人証一以曾
參一以賁育一以
巢由而曰過曾參
遠曰過許由四曰
雖賁育不及陛下
文法整齊中不整
齊此伸縮之妙

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
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
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
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璜曰大臣共誅諸呂禍福尚未可知
故曰不測也。雖賁育之勇。不及陛下。孟康曰孟賁夏育皆古勇者也。索隱曰尸子云孟賁水行不避蛟龍。陸行不避虎兇戰國策云夏育叱呼駭三軍身死。庸夫高誘曰育衛人為申繻所殺。賁音奔。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歿。於是上乃解。曰將柰何。

凌約言曰先以引
大休怏慨擬起後
緊接諫帝下趙同
諫帝馳峻阪諫帝
却憤夫人坐歷歷
証之皆根引大体
怏慨一句來

益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
三子皆為王。益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体。怏
慨。宦者趙同以數幸。徐廣曰漢書作談字常害袁盎。袁盎患
之。益兄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索隱曰安永漢書舊儀云持節夾乘。輿與車騎從者。二云常侍騎也。說益曰。徐廣曰說一作謀君與關廷辱之。
使其毀不用。孝文帝出。趙同參乘。袁盎伏車前曰。
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
乏人。陛下獨柰何與。刀鋸餘人載。於是上笑。下趙
同。趙同泣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
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

子坐不垂堂。索隱曰案張揖云恐簷瓦墮中 或云臨堂邊垂恐墮墜也。

之子不騎衡。徐廣曰一作行駟案服虔曰自惜身 不騎衡如淳曰騎倚也。衡樓殿邊欄

楯也韋昭曰衡車衡○索隱曰衡木行馬也如淳 云騎音於歧反韋昭云騎音奇案諸家說如淳為

長如云欄楯者案纂要云宮殿四 面欄縱者云欄橫者云楯是也。聖主不乘危而

徼幸。今陛下騁六駢。如淳曰六馬 馳下峻山。如有

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柰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

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

郎署長布席。正義曰蘇林云郎署 袁盎引卻慎夫

人坐。如淳曰盎時為中郎將天子幸署 慎夫人怒

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

按師古云却謂退而卑之也

王應麟曰樊噲諫高帝曰獨不見趙

高之事乎袁盎諫文帝曰獨不見人

疑乎以近事為鑒則其言易入也

董份曰以文帝之賢當其時直諫尚不得久居中况末世乎

按母何言更無餘事也

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

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

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張晏

曰戚夫人 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

十觔。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

都尉。如淳曰 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

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

苟欲劾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

余有丁曰按漢書
作起說是今史本
多作跪義難通
按袁盎諫趙同
駭乘正論也實
則恐其害已戒
申屠嘉禮士善
言也實則愧其
輕已蓋平生狹
許率此類也

屠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
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
盎因跪曰願請閔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曹與
長史掾議吾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
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
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
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
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
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
不止輦受其言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

茅坤曰錯之欲治
盎以反也所謂先
自行陰賊以陷人
宜其禍不旋踵陰
符家之驗章章矣

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日聞所
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
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
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
為上客盎素不好鼂錯伏按錯案鼂錯所居坐盎去盎坐錯
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
鼂錯為御史大夫使吏案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
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鼂錯謂丞史曰如淳曰
御史大夫有兩丞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為蔽
丞史丞相史也匿言不反今果反欲請治盎宜知計謀丞史曰事

未發治之有絕。如淳曰事未發之時治之乃有所絕。○索隱曰案謂有絕吳反心也。

今兵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宜有謀。如淳曰盎大臣不宜

有奸謀。鼂錯猶與未決。人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

竇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至上前口對狀。竇嬰入

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在前。及盎請辟人賜

閒。錯去。固恨甚。袁盎具言吳所以反狀。以錯故。獨

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其語俱在吳事中。使

袁盎為太常。竇嬰為大將軍。兩人素相與善。逮吳

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車隨者日

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王欲使

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軍中。

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嘗盜愛盎侍兒。穎

曰婢也。盜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

爾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

之。復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

尉司馬。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

饑渴。飲酒醉。西南阨。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

君可以去矣。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

者。司馬曰。臣故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

公幸有親。文穎曰言汝有親老。吾不足以累公。司馬曰。君第

劉辰翁曰有從史又有不忍刺之客何奇士之多也惜史逸其名

按師古云分背一時各去也

去。臣亦且。避吾親。如淳曰藏匿吾親不使遇害也。○索隱曰案張晏云避隱

也言自隱辟我君何患。乃以刀決張道。如淳曰決開當所從

亾者之道張音帳。○索隱曰案帳軍幕也決之以出也。從醉卒直隧出。司馬

與分背。袁盎解節毛懷之。如淳曰不欲令人見也。杖步行七

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文穎曰梁騎擊吳楚者也。或曰得梁馬馳去也。遂

歸報。吳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

袁盎為楚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

與閭里浮沉。相隨行鬪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

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實有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

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

劉辰翁曰皆史記草創之妙又增劇孟無故生問答甚高張之象曰平原君尚不知毛薛二公安陵富人安能知

如淳曰博盪之徒徒。然母歿。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

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張晏曰不語云

親不聽也。瓚曰凡人之於赴難濟危多以有父母為解而孟兼行之。○索隱曰案謂不以親為辭也

今此云解者亦謂不以親在而自解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徐廣曰常一作詳一旦有緩

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袁盎。

袁盎雖家居。景帝時時使人問籌策。梁王欲求為

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索隱曰鄒氏云塞當作露非也案以盎言不宜立弟

之義其後立梁王之語塞絕也梁王以此怨盎。曾使人刺盎。刺者

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口。乃見袁盎曰。

倪思曰子長只是借他人寫出曾次問事

董份曰梁刺益天使報錯也孟子言非自殺之一聞耳

按應劭云掌故六百石吏主政事按師古云隋與峭同謂峻陘也

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如淳曰曹輩也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怪乃之培生所問占徐廣曰培一作服駟案文穎曰培音陪秦時賢士善術者索隱曰培外韋昭云培姓也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益安陵郭門

鼂錯者潁川人也索隱曰鼂音朝錯音厝一如字讀案鼂氏出南陽今西鄂鼂氏

自謂子鼂學申商刑名於軹張恢先所徐廣曰先之後也與雒陽宋孟及劉禮同師以

索隱曰軹縣人張恢先生所學申商之法

文學為太常掌故應劭曰掌故百石吏主故事索隱曰服虔云百石卒吏漢舊儀云太常博士弟子試射策中錯為人峭直刻深

甲科補郎中乙科補掌故也

韋昭曰術岸高曰峭峻。索隱曰案韋昭注本無術字或云術道路也峭音七笑反

文帝時天下無治尚書者獨聞濟南伏生故秦博士治尚書年九十餘老不可徵乃詔太常使人往

受之太常遷錯受尚書伏生所正義曰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云徵

之老不能行遷太常掌故鼂錯往讀之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

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畧以其意屬讀而已也還因上便宜事以書

稱說詔以為太子舍人門大夫家令服虔曰太子稱家瓚曰茂

陵書太子家以其辯得幸太子太子家號曰智囊

數上書孝文時言削諸侯事及法令可更定者書

數十上孝文不聽然奇其材遷為中大夫當是時

茅坤曰孝文不聽由覽見錯之本末出申韓

史記卷一百一十一 袁盎鼂錯列傳

伏後益進說斬錯案

太子善錯計策袁盎諸大功臣多不好錯景帝即位以錯為內史錯常數請問言事輒聽寵幸傾九

卿徐廣曰九一作公法令多所更定丞相申屠嘉心弗便

力未有以傷內史府居太上廟墻中門東出不便

錯乃穿兩門南出鑿廟墻垣索隱曰墻音乃亂反謂墻外之短垣也又

音而丞相嘉聞大怒欲因此過為奏請誅錯錯聞

之即夜請問具為上言之丞相奏事因言錯擅鑿

廟垣為門請下廷尉誅上曰此非廟垣乃墻中垣

正義曰上人緣反石墻者廟內垣外游地也不致於法丞相謝罷朝怒

謂長史曰吾當先斬以聞乃先請為兒所賣固誤

劉辰翁曰削地非始錯議也自賈生痛哭袁盎諫淮南

意者漢廷諸臣无不知當削特畏禍

及已偷安旦夕耳錯為文帝家令時

即以為言至是請削之蓋忠臣用心

舍是無大者錯父雖愚亦知安劉不

得不爾則其子忠也非誤劉氏也

董份曰錯父稱公何也必誤

丞相遂發病歿錯以此愈賢遷為御史大夫請諸

侯之罪過削其地徐廣曰一云言景帝曰諸侯或連數郡非古之制非父長策不

便請削之上收其枝郡奏上上令公卿列侯宗室

集議莫敢難獨竇嬰爭之由此與錯有郤錯所更

令三十章諸侯皆誼譁疾鼂錯錯父聞之從潁川

來謂錯曰上初即位公為政用事侵削諸侯別疏

人骨肉人口議多怨公者徐廣曰議一作謹何也鼂錯曰

固也不如此天子不尊宗廟不安錯父曰劉氏安

矣而鼂氏危矣吾去公歸矣遂飲藥歿曰吾不忍

見禍及吾身歿十餘日吳楚七國果反以誅錯為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袁盎鼂錯傳

婦有光曰漢書言
鼂錯欲令上自將
兵而身居守史記
不載或是傳致之
詞蓋廷尉奏獄難
用削地為罪也

茅坤曰有鄧公一
段是錯功罪終發
明

茅坤曰景帝聞鄧
公言固已恨袁盎

輩所為諛殺鼂錯
矣而不聞其下誅
盎豈帝忌過而特
匿之耶

按錯既死賴鄧
公白其冤故以
鄧公結案

余有丁曰不急匡
救二句最中錯病
盎之詭錯實召之

名及竇嬰袁盎進說上令鼂錯衣朝衣斬東市鼂

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吳楚軍正義曰漢書作

鄧先孔文為將還上書言軍事謁見上上問曰道

軍所來聞鼂錯死如淳曰道路從吳軍所來也瓚曰道由也吳楚罷不

鄧公曰吳王為反數十年矣發怒削地以誅錯為

名其意非在錯也且臣恐天下之士噤口不敢復

言也索隱曰噤音其錦反又音其禁亦反上曰何哉鄧公曰夫鼂錯

患諸侯彊大不可制故請削地以尊京師萬世之

利也計畫始行卒受大戮內杜忠臣之口外為諸

侯報仇臣竊為陛下不取也於是景帝默然良久

曰公言善吾亦恨之乃拜鄧公為城陽中尉鄧公

成固人也正義曰梁州成固縣也括地志云成固故城在梁州成固縣東六里漢成固城

也多奇計建元中上招賢良公卿言鄧公時鄧公

免起家為九卿一年復謝病免歸其子章以修黃

老言顯於諸公間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傳會仁心為質引

義忼慨遭孝文初立資適逢世張晏曰資才也適值其世得騁其才

時以變易張晏曰謂景帝立及吳楚一說說雖行哉然復

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鼂錯為家令時數言事

不用後擅權多所變更諸侯發難不急匡救欲報

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常不灰則亾豈錯等

謂邪

索隱述贊曰袁盎公直亦多附會攬轡見重却
席翳賴鼂錯建策屢陳利害尊主卑臣家危國
泰悲彼二子
名立身敗

黃震曰絳侯元勲也淮南王帝親弟也盎
晚出為郎皆斥其失既而明絳侯無謀止
淮南王遷蜀者亦盎也盎以故名重朝廷
下趙同之參乘却夫人之同坐申屠相稍
不為禮則折脇之盎殆以強直自矜者歟
沮梁王之謀雖以忠見賊迹其平昔亦非
自全之
道矣

洪邁曰袁盎每借公言而報私怨初非盡
忠一意為君上者也嘗為呂祿舍人故怨
周勃乃有非社稷臣之語致文帝有輕勃
心嘗謂申屠嘉嘉弗為禮則之丞相舍折

困之為趙同所害故沮止其驂乘素不好
鼂錯故因吳反事誅之蓋盎本安陵羣盜
宜其伎心忍戾如此
死于刺客非不幸也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一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釋之馮唐列傳第四十二

張廷尉釋之者堵陽人也

索隱曰韋昭堵音緒又音如字地名屬南陽正

義曰應劭曰哀帝改為順陽水東南入蔡括地志云順陽故城在鄧州穰縣西三十里楚之郟邑也

及蘇秦傳云楚北有郟陽並謂此也

字季有兄仲同居以訾為騎郎

蘇林曰雇錢若出穀也如淳曰漢儀注訾五百萬得為常侍郎○索隱曰訾音子移反字苑云訾積

財事孝文帝十歲不得調無所知名釋之曰久官

減仲之產不遂欲自免歸中郎將袁盎知其賢惜

其去乃請徙釋之補謁者正義曰百官表云謁者掌賓讚受事員十七人

秩比六百石也釋之既朝畢因前言便宜事文帝曰卑之

茅坤曰張釋之學問作用大畧從黃老中来王維楨曰此傳或稱釋之或稱廷尉或稱張仲之或稱張廷尉各有攸當非漫語

按傳言久之者五項之者三

茅坤曰以歷官次行事

王鏊曰叙晉夫利口情狀甚悉

康海曰史記張釋之傳云吏不當若是耶漢書薛廣德傳云曉人不當如是耶語意相同皆有味

毋甚高論。今今可施行也。

索隱曰案卑下也欲令卑下其志無甚高談論

且但今依今時事語無說古遠也

於是釋之言秦漢之閔事。秦所

以失而漢所以興者久之。文帝稱善。乃拜釋之為

謁者僕射。釋之從行。登虎圈。

正義曰求遠反

上問上林尉

諸禽獸簿。

索隱曰漢書表上林有八丞十餘問。尉百官志云尉秩三百石

十餘問。

尉左右視。盡不能對。虎圈嗇夫從。旁代尉對。上所

問禽獸簿甚悉。

正義曰掌虎圈百官表有鄉嗇夫此其類也

欲以觀其

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若是邪。尉無

賴。

張晏曰才無可恃

乃詔釋之拜嗇夫為上林令。釋之久

之前曰。陛下以絳侯周勃何如人也。上曰。長者也。

又復問東陽侯張相如何如人也。上復曰。長者。釋之曰。夫絳侯東陽侯稱為長者。此兩人言事曾不能出口。豈數此嗇夫謀謀利口捷給哉。晉灼曰音牒。索隱

曰漢書作喋喋。喋喋多言也。

且秦以任刀筆之吏。吏爭以亟疾

苛察相高。然其敝徒文具耳。

索隱曰案謂空工具其文而無其實

無

側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遲而至於二世。天下

土崩。今陛下以嗇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

風靡靡。爭為口辯而無其實。且下之化上。疾於景

響。舉錯不可不審也。文帝曰。善。乃止。不拜嗇夫。上

就車。召釋之參乘。徐行。問釋之秦之敝。具以質言。

按此正言秦漢間事

凌約言曰所謂利口者便佞捷給顛倒是非故放遠之耳若夫諳曉故事敷奏詳明固之美才也且言及之而言又何有干從風而靡者釋之此言恐塞人主使能之路不可以訓

如淳曰至宮上拜釋之為公車令頃之太子與梁

質誠也王共車入朝不下司馬門如淳曰宮衛令諸出入殿門公車司馬門乘帽

傳者皆下不如於是釋之追止太子梁王無得入

令罰金四兩殿門遂劾不下公門不敬奏之薄太后聞之文帝

免冠謝曰教兒子不謹薄太后乃使使承認赦太

子梁王然後得入文帝由是奇釋之拜為中大夫

頃之至中郎將從行至霸陵居北臨廁李奇曰霸陵北頭廁

近霸水帝登其上以遠望也如淳曰居高臨垂邊

曰廁也蘇林曰廁邊側也常昭曰高岸夾水為廁

○索隱曰劉氏廁音初吏是時慎夫人從上指示

反包愷音側義亦兩通慎夫人新豐道曰此走邯鄲道也張晏曰慎夫人邯鄲人也如淳

茅坤曰帝幸霸陵突然涕頓邯鄲道及思石槨二事甚可怪

劉辰翁曰此一段文如畫

按師古云倚瑟即今之以歌合曲也

曰走音奏趨也○索隱曰案走猶向也使慎夫人鼓瑟上自倚瑟而

歌漢書音義曰聲氣依倚瑟也書曰聲依永○索隱曰倚於綺反案謂歌聲合於瑟聲相依倚也

意慘悽悲懷顧謂羣臣曰嗟乎以北山石為槨正義

曰顏師古云美石出京師北山今宜州石是徐廣

用紵絮斲陳蔡漆其間徐廣

曰斲一作錯駟案漢書音義曰斲絮以漆著其間也○索隱曰紵音竹呂反絮音息慮反斲音側畧

反絮音女居反案斲陳絮以漆著其間也豈可動哉左右皆曰善釋之

前進曰使其中有可欲者雖錮南山猶有郄張晏曰錮

鑄也帝北向故云北山迴顧南向故云南山○索隱曰案大顏云北山青石肌理細密堪為埤槨至

今猶然然故秦本紀云作阿房作鄠山發北山石槨乃寫是也故帝欲北山之石為槨取其精牢釋之

若使厚葬冢中有物雖并錮南山猶為人所發掘

唐順之曰後文帝竟薄葬以有感什之之言

余有丁曰按他日文帝治陵裁令流水蓋有感于是言

也言南山者取其高厚使其其中無可欲者雖無石

椁又何戚焉文帝稱善其後拜釋之為廷尉頃之

上行出中渭橋張晏曰在渭橋中路墳曰中渭橋

說皆非也案今渭橋有三所一所在城西北咸陽路曰西渭橋一所在東北高陵路曰東渭橋其中

渭橋在故城之北也有一人從橋下走出乘輿馬驚於是使

騎捕屬之廷尉釋之治問曰縣人來如淳曰長安縣人聞

蹕匿橋下久之以為行已過即出見乘輿車騎即

走耳廷尉奏當一人犯蹕當罰金如淳曰乙令蹕先至而犯者罰

金四兩蹕止行人○索隱曰崔浩云當謂處其罪也案百官志云廷尉掌平刑罰奏當所應郡國讞

疑罪皆處當以報之也文帝怒曰此人親驚吾馬吾馬賴柔

和令他馬固不敗傷我乎而廷尉乃當之罰金釋

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也索隱曰小顏云公謂不私也

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時

上使立誅之則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

一傾而天下用法皆為輕重民安所錯其手足唯

陛下察之良久上曰廷尉當是也其後有人盜高

廟坐前玉環捕得文帝怒下廷尉廷尉治釋之案

律盜宗廟服御物者為奏奏當棄市上大怒曰人

之無道乃盜先帝廟器吾屬廷尉者欲致族之而

君以法奏之索隱曰案以法者謂依律以斷也非吾所以共承宗

余有丁曰按法不可重獨可立誅乎啓人主妄殺之心者必此言也

茅坤曰古人對君
謹慎如此

邵宝曰書云推賢
讓能庶官乃和張
什之在漢庭固所
謂賢且能者亞夫
杜隆知之推焉讓
焉禮也乃結為親
友則謂之何黨耶
比耶史遷謂由此
天下稱之其寓意
安矣

李士應禎曰又生王
生點綴此傳惜乎
其計不聞

黃震曰張釋之結
鞶與張良之納履
類也

凌約言曰王生令
釋之結鞶益黃老
摧剛為柔之旨

廟意也釋之免冠頓首謝曰法如是足也徐廣曰足一作

且罪等如淳曰俱死罪也盜玉環然以逆順為

差今盜宗廟器而族之有如萬分之一假令愚民

取長陵一杯土張晏曰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也

汗尊而杯飲鄭氏云杯手掬之字從手字本或作

盃言一勺一杯兩音並通又音普迴反杯者博之

未燒之名也張晏云不欲指言故以取土譬者蓋

不欲言盜開長陵及侵柩恐傷迫切先帝故也

陛下何以加其法乎久之文帝與太后言之乃許

廷尉當是時中尉條侯周亞夫與梁相山都侯王

恬開徐廣曰一作閔漢書作啓見釋之持議平乃

結為親友張廷尉由此天下稱之後文帝崩景帝

立釋之恐索隱曰景帝為太子時與梁王入朝稱

病欲免去懼大誅至欲見謝則未知何如用王生

計卒見謝景帝不過也過脉王生者善為黃老言處士

也嘗召居廷中三公九卿盡會立王生老人曰吾

鞶解正義曰上萬越顧謂張廷尉為我結鞶索隱曰結

何廷辱張廷尉使跪結鞶王生曰吾老且賤自度

終無益於張廷尉張廷尉方今天下名臣吾故聊

辱廷尉使跪結鞶欲以重之諸公聞之又結賢王生而

重張廷尉張廷尉事景帝歲餘為淮南王相猶尚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長馬列傳 五

李應禎曰未及其子云云似謂景帝且不能忘情于其子也

楊慎曰馮文帝謾問與當時感慨中語耿耿如對

茅坤曰馮唐無他卓顯處特以其論將帥一段為絕古今遂為立傳

王維禎曰太史公凡序人父祖兄弟朋友親戚故舊俱有闕紐非徒填塞侈漫者詳玩之可見

王維禎曰只既聞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董份曰良說為句

以前過也。久之釋之。卒其子曰張摯。字長公。官至大夫。免。以不能取容當世。故終身不仕。索隱曰謂能曲屈見容於當世。故至免官不仕也。

馮唐者其大父趙人。父徙代。漢興徙安陵。唐以孝著為中郎署長。應劭曰此云孝子郎也。或曰以至孝問。索隱曰案謂為郎署之長也。

事文帝。文帝輦過。索隱曰過音戈。謂文帝乘輦過郎署也。問唐曰：父老何自為郎？索隱曰案崔浩云自從也。帝詢唐何從為郎。又小顏云年老矣。何乃

自為郎。家安在。唐具以實對。文帝曰：吾居代時。吾尚食監高祛數為我言趙將李齊之賢。戰於鉅鹿

下。今吾每飯。意未嘗不在鉅鹿也。張晏曰每食念監所說李齊在

鉅鹿。父知之乎。唐對曰：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上曰：何以。唐曰：臣大父在趙時。為官率將。徐廣曰一

云官士將駟案晉灼曰百人為徹行亦皆師將也。索隱曰案國語闔閭率百人為徹行行頭皆官師賈逵云百人為一隊也。官師隊大夫也。善李牧。臣父故為代相。善趙

將李齊。知其為人也。上既聞廉頗。李牧為人良。如淳曰良說四字便包括許多言語。董份曰良說為句。

吾將。吾豈憂匈奴哉。唐曰：主臣。索隱曰案樂彥云人臣進對前稱主

臣猶上書前云味。案志林云馮唐面折萬乘。何言不懼主臣為驚怖。其言益著也。又魏武謂陳琳云卿為本初。檄何乃上及父祖。琳謝曰：陛下雖得主臣。益明。主臣是驚怖也。解已見前篇。陛下雖得

廉頗。李牧弗能用也。上怒。起入禁中。良久召唐。讓

劉辰翁曰獨無間處乎不惜寫到此正是妙意

康海曰太史公作唐語如國策

茅坤曰古以來論將者無踰此言

曰公柰何衆辱我獨無間處乎唐謝曰鄙人不知

忘諱當是之時匈奴新大入朝那索隱曰上音朝

縣名屬河西安定也正義曰在原殺北地都尉

昂正義曰北地郡今寧州上也胡寇為意乃李復

問唐曰公何以知吾不能用廉頗李牧也唐對曰

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闔以內者

韋昭曰此郭門之闔也門中概曰闔索隱曰寡

人制之闔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

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為趙將居

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索隱曰案謂軍中立賞

賜決於外不從中擾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

得盡其智能遣選車千三百乘索隱曰案六韜書

穀騎萬三千索隱曰如淳云穀音百金之士十萬

服虔曰良士直百金也或曰直百金言重索隱

也劉氏云其功可賞百金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

者事見管子及小爾雅

滅澹林徐廣曰澹一作澹○索隱曰崔浩云東胡

丁甘反一本作澹檻西抑彊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

索隱曰其後會趙王遷立其母倡也索隱曰按列

幽王母樂家之女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李誅李索

按此言用李牧是以霸

陳沂曰其母倡也本不切為趙王用誅誅救之自

絕死轉說出來

劉文

按此言不用李牧是以滅

按此見魏尚與李牧同

陳沂曰語精神即尚自言不及此

曰聚音似喻反漢書作最最本齊將○正義曰絕瘦也

是以兵破士北為秦

所禽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漢書曰尚槐里人也○正義曰

雲中郡故城在勝州榆林縣東北三十里

其軍市租盡以饗士卒私養

錢服虔曰私廩假錢○索隱曰按漢市肆租稅之入為私奉養○服虔曰私廩假錢是也或云官所別廩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索隱曰椎音直追反

擊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率

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索隱曰按謂庶人之

家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如淳曰漢軍法曰吏卒斬首以

尺籍書下縣移郡令人故行不行奪勞二歲五符亦什伍之符約節度也或曰以尺簡書故曰尺籍也○索隱曰按尺籍者謂書其斬首之功於一尺之板伍符者命軍人伍伍相保不容奸詐也故行

不行謂故命人行而身不自終日力戰斬首捕虜

上功莫府索隱曰按莫訓大也又崔浩云古者山出征為將治無常處以幕為府舍故云幕

一言不相應索隱曰應音乙陵反謂數不同也文吏

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為陛

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由此言

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弗能用也班固稱揚子曰

尊以信亞夫之軍曷為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死罪

文帝說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

而拜唐為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服虔曰車軍之

王鑿曰切中今日情弊

麥約言曰三太字明潔可以已矣復

出雲中守魏尚如案如結回視初起

豪發顛倒字字隨

後一語情盡

詞直

崔縮曰魏尚者有功者也上功差六

級其小過也用小過弃大功文吏之弊也

長馬門專

劉辰翁曰與余善三字他人所不必者孰知其切于傳聞與紀載哉王鏊曰二傳皆一時之言見文帝君臣如家人父子班固雖以汲鄭即不類

也士七年景帝立以唐為楚相免武帝立求賢良舉馮唐唐時年九十餘不能復為官乃以唐子馮遂為郎遂字王孫亦奇士與余善

太史公曰張季之言長者守法不阿意馮公之論

將率有味哉有味哉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友二君

之所稱誦可著廊廟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不

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一作辨張季馮公近之矣

索隱述贊曰張季未偶見識袁盎太子懼法盎夫無狀驚馬罰金盜環悟上馮公白首味哉論將因對季齊散功魏尚

楊維禎曰進言之方有風諫有譎諫有激諫唐言頗牧于文帝真得激諫之效歟魏

尚守雲中坐上功首虜差六給而文帝下之吏此與信郭開讒而罪李牧者何遠唐一言而復尚雲中守老人之言何其應之捷哉故曰激諫之効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二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吳興凌稚隆輯校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萬石君名奮

正義曰以父及四子皆一也

其父趙人

也

正義曰洛州邯鄲本趙國都

姓石氏趙亾徙居温

正義曰故温城在懷

州温縣三十里漢縣在也

高祖東擊項籍過河内時奮年十五

為小吏侍高祖高祖與語愛其恭敬問曰若何有

對曰奮獨有母不幸失明家貧有姊能鼓琴高祖

曰若能從我乎曰願盡力於是高祖召其姊為美

人以奮為中涓

正義曰顏師古云中涓官名居中而涓潔也如淳云主通書謁出入

命受書謁徙其家長安中戚里

索隱曰小顏云於上有姻戚者皆居

按石奮石建石慶衛縮直不疑周仁張歐行事雖不同要不失為長者故同傳

凌約言曰一篇以恭謹貫

按漢書改迫作遠無意味矣

茅坤曰看這幾不字必字轉換插寫

之故名其里為戚里鎮東語以姊為美人故也其官至孝

長安記戚里在城內一篇領袖文時積功勞至大中大夫無文學恭謹無與比文

帝時東陽侯張相如為太子太傅免選可為傳者

皆推奮奮為太子太傅及孝景即位以為九卿迫

近憚之張晏曰以其恭敬履度故難之徙奮為諸侯相奮長子建

次子甲次子乙徐廣曰一作仁○正義曰顏師古云史失其名故云甲乙耳非其名

也次子慶皆以馴行孝謹徐廣曰馴一作訓音巡官皆

至二千石於是景帝曰石君及四子皆二千石人

臣尊寵乃集其門號奮為萬石君孝景帝季年萬

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于家以歲時為朝臣過宮

恭謹處極工

門闕萬石君必下車趨見路馬必式焉子孫為小

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

不譙讓為便坐對案不食索隱曰譙音才笑反譙讓責讓也為音于偽反

便音婢綿反蓋謂為之不處正室別坐他處故曰

便坐坐音如座便坐非正坐處也故王者所居有

便殿便房義亦然也又音婢見反亦通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

固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居必冠

索隱曰燕謂閒燕之時燕安也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晉灼曰訢許慎

昭曰聲和貌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

食之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悼子孫遵教亦如

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

王九思曰皇太后好黃老言故其用人每抑文尚質如此

皆自以為不及也。建元二年郎中令王臧

正義曰百官表

云郎中令秦官掌居宮殿門戶以文學獲罪。皇太

后以為儒者文多質少。今萬石君家不言而躬行。

乃以長子建為郎中令。少子慶為內史。

正義曰百官表云內

史周官秦因之掌治京師景帝分置左內史武帝建

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建為郎中令。每五日洗沐。

歸謁親。入子舍。

文穎曰郎五日一下。正義曰孔文祥云建為郎中令即光祿勳九

卿之職也直五日一下也按五日一下直洗沐。索隱曰案劉氏謂小房內非正堂也小顏以為諸

子之舍若今諸房也竊問侍者取親中裙廁。身自浣滌。

徐廣

曰諭築垣短板也音住廁諭謂廁溷垣牆建隱於其側浣滌也一讀諭為竇竇音豆言建又自洗滌

按以上家行至此纔入朝廷事

王九思曰按長安中自有里名陵耳非茂陵里也

按此一節是鄉行

如不能言者。是以上乃親尊禮之。萬石君徙居陵

里。

徐廣曰陵一作鄰。索隱曰小顏云陵里里名在茂陵非長安之戚里也。正義曰茂陵邑中

里也茂陵故城漢茂陵縣也在雍州始平縣東北二十里內史慶醉歸入外門。

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請罪。不許。舉

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

里。

按固當甚言不當也

董份曰甚于萬石君見萬石君已孝而建尤焉也

交約言曰三言建為郎中令喚醒精神

中長老皆委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弟入里門。趨至家。萬石君以元朔五年中卒。長子郎中令建哭泣哀思。扶杖乃能行。歲餘建亦歿。諸子孫咸孝。然建最甚甚於萬石君。建為郎中令。書奏事。事下。建讀之。曰。誤。書馬字與尾當五。今乃四。不足一。服虔曰作馬字下曲而五。建上譴歿矣。甚惶恐。其為謹慎。雖他皆如是。萬石君少子慶為太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六馬。慶於諸子中最為簡易矣。正義曰漢書慶為大僕。御出。上問車中幾馬。慶以策數馬。畢。舉手曰

六馬按慶於兄弟最為簡易矣。然猶如此也。然猶如此。為齊相。舉齊國

皆慕其家行。不言而齊國大治。為立石相祠。元狩

元年。上立太子。選羣臣可為傅者。慶自沛守為太

子太傅。七歲。遷為御史大夫。元鼎五年秋。丞相有

罪罷。趙周坐酎金免。索制詔御史萬石君先帝

尊之子孫孝。其以御史大夫慶為丞相。封為牧丘

侯。是時漢方南誅兩越。東擊朝鮮。北逐匈奴。西伐

大宛。中國多事。天子巡狩海內。修上古神祠。封禪

興禮樂。公家用少。桑弘羊等致利。王溫舒之屬峻

法。兒寬等推文學。至九卿。更進用事。事不關決於

按此以下石氏所不稱職處

史記卷一百一十五 萬石列傳

黃震曰萬石君家
謹厚而已而父子
皆致三千石已過
矣慶備位丞相于
孝武之世何哉
秦觀曰武帝于大
臣如公孫賀東方
朔枚臯司馬相如
嚴助主父偃之

丞相丞相醇謹而已。在位九歲無能有所匡言。嘗
欲請治上近臣所忠。九卿減宣罪。服虔曰音減損之減不能
服。反受其過。贖罪。元封四年中。關東流民二百萬
口。無名數者四十萬。索隱曰案小顏云無名數若今之無戶籍公卿議
欲請徙流民於邊以適之。上以為丞相老謹不能
與其議。乃賜丞相告歸。而案御史大夫以下議為
請者。丞相慙不任職。乃上書曰。慶幸得待罪丞相。
罷駑無以輔治。城郭倉庫空虛。民多流亡。罪當伏
斧質。上不忍致法。願歸丞相侯印。乞骸骨歸避賢
者路。天子曰。倉廩既空。民貧流亡。而君欲請徙之。

莫非左右親幸者
而多以罪誅慶為

相已非其分而又
以全終豈其才智
之足以自免哉蓋
武帝初立田蚡為
相權移入主田蚡
既死上徵其事痛
法以繩故用之而
克終者惟鄙人而
後可也慶為相時
九卿更用事不關
決于慶上醇謹而
已此其所以見容
于武帝也

黃震曰衛綰天資
偶爾謹厚而景帝
相之且謂其可輔
幼主夫帝謂亞夫
非少主臣宜綰之
見取欤

搖蕩不安動危之。而辭位。君欲安歸難乎。索隱曰難音乃

彈反言欲歸於何人以書讓慶。慶甚慙。遂復視事。慶文深審

謹。然無他大略。為百姓言。後三歲餘。太初二年中

丞相慶卒。謚為恬侯。慶中子德。慶愛用之。上以德

為嗣。代侯。後為太常。坐法當死。贖免為庶人。慶方

為丞相。諸子孫為吏。更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

死後。稍以罪去。孝謹益衰矣。

建陵侯衛綰者。正義曰括地志云漢建陵縣故城在沂州丞縣界也代大陵

人也。索隱曰地理志縣名在代。正義曰括地志云大陵縣城在并州文水縣北十三里按代

王耳時都中都大陵屬。綰以戲車為郎。應劭曰能馬故言代大陵人也左右超乘

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轄音衛。謂車軸頭也。

也。如淳曰櫟機轄之類。索隱曰案今亦有弄車之戲是也。櫟音歷。謂超踰之也。轄音衛。謂車軸頭也。

也。事文帝功次遷為中郎將。醇謹無他。孝景為太子時召上左右飲。而綰稱病不行。張晏曰恐文帝謂豫有二心以

子。文帝且崩時屬孝景曰。綰長者善遇之。及文帝崩。景帝立。歲餘不譙呵綰。索隱曰譙呵音誰何。猶借訪也。一曰譙呵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責讓也。不譙呵言不嗔責綰也。綰日以謹力。景帝幸上林。詔中郎將參乘。還而問曰。君知所以得參乘乎。綰曰。臣從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車士。幸得以功次遷為中郎將。不自知也。上問曰。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吾為太子時召君。君不肯來。何也。對曰。死罪。實病。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上賜之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劍不敢奉詔。上

曰。劍。人之所施易。獨至今乎。如淳曰施讀曰移。言數移易。貿換之也。○索隱曰施音移。易音亦。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

尚盛。未嘗服也。郎官有譴。常蒙其罪。不與他將爭。有功。常讓他將。上以為廉忠實。無他腸。索隱曰案他腸之內無他惡也。乃拜綰為河間王太傅。吳楚反。詔綰為

將。將河間兵擊吳楚。有功。拜為中尉。三歲。以軍功。孝景前六年中。封綰為建陵侯。其明年。上廢太子。

誅栗卿之屬。蘇林曰栗太子舅也。如淳曰栗氏親屬也。卿其名也。○索隱曰栗姬之族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正義曰顏師古云太子廢為臨江王。故誅其外家親屬也。上以為綰長者。不

忍。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也。乃賜綰告歸。而使郅都治捕栗氏。既已。上立膠

按師古云盛音成。所謂尚在劍室中也。象蔽覆也。

揚慎曰漢丞相衛
綰奏郡國所奉貨
良或治申商韓非
蘇張之說亂國政
請皆罷武帝可之
綰之相業他無聞
焉而此一節加于
蕭曹一等矣史稱
漢帝之美罷黜百
家綰之功可少哉

東王為太子。召綰拜為太子太傅。久之遷為御史

大夫。五歲代桃侯舍為丞相。正義曰故桃城在渭州昨城縣東三十里

然自初官以至丞相終無可言。天子以為敵厚。可

相少主尊寵之。賞賜甚多。為丞相三歲。景帝崩。武

帝立。建元年中。丞相以景帝疾時。諸官囚多坐不

辜者。而君不任職免之。其後綰卒。子信代。坐酎金

失侯。

塞侯直不疑者。南陽人也。正義曰上音先代反。古塞國今陝州桃林縣以

西至潼關皆桃林塞地也。○索隱曰案塞國名今

桃林之塞也。直姓也不疑名也。與雋不疑同字。

為郎事文帝。其同舍有告歸。誤持同舍郎金去。已

而金主覺。妄意不疑。索隱曰謂妄疑其盜取將也。不疑謝有之。

買金償。而告歸者來而歸金。而前郎亡金者大慙。

以此稱為長者。文帝稱舉稍遷至太中大夫。徐廣曰漢

書云稱為長者稍遷至太中。朝廷見人或毀曰不

疑。狀貌甚美。然獨無奈其善盜嫂。何也。索隱曰案小顏云盜

不疑聞曰。我乃無兄。然終不自明也。吳楚反

時。不疑以二千石將兵擊之。景帝後元年。拜為御

史大夫。天子修吳楚時功。乃封不疑為塞侯。武帝

建元年中。與丞相綰俱以過免。不疑學老子言。其

柯維騏曰蘇東坡
謂太史公微巧之
論後世真曉乃為
行其說曰大以德
報怨行之美者孔
子不與以其不情
也直不疑買金償
亡不辨盜嫂亦士
之高行矣然非人
情其所以蒙垢受
誣非不求名也求
名之至者也
凌約言曰不疑買
金償亡固不失為
厚德然幸而見獲
吾誣遂明苟或不
獲安可置而不辨
矣事惟其實而已

所臨為官如故。唯恐人知其為吏跡也。不好立名。稱稱為長者。不疑卒。子相如代。孫望坐酎金失侯。

索隱曰漢書作彭祖坐酎金國除

郎中令周文者名仁。其先故任城人也。正義曰任城交州縣

也。以醫見。景帝為太子時。拜為舍人。積功稍遷。孝

文帝時。至太中大夫。景帝初即位。拜仁為郎中令。

仁為人。陰重不泄。常衣敝補衣。溺袴。服虔曰質重

謀也。張晏曰陰重不泄下溼故溺袴是以得此官者得入後宮。仁有子孫先未得此病時所生。帝昭

曰陰重如今帶下病泄利。○索隱曰案其解二亦各有異。小顏云陰密也。為性密重不泄。人言也。霍

去病少言不泄亦其類也。其人又常衣弊補衣及溺袴故為不潔清之服。是以得幸入臥內也。二者

未知誰。期為不潔清。索隱曰謂心中常期不潔清之

同。○正義曰清淨期猶常也。言為不潔淨下濕故得入臥內。後宮比宦者。以是得幸

景帝入臥內。於後宮祕戲。索隱曰謂後宮中戲劇宜可祕也。仁常

在旁。至景帝崩。仁尚為郎中令。終無所言。上時問

人。正義曰顏師古云問以他人之善惡也。仁曰。上自察之。然亦無所

毀。以此景帝再自幸其家。家徙陽陵。上所賜甚多。

然常讓不敢受也。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武帝

立。以為先帝臣。重之。仁乃病免。以二千石祿歸老。

子孫咸至大官矣。

御史大夫張叔者名歐。史記音隱曰歐於友反。○索隱曰歐音烏。後反。漢書

凌約言曰張叔雖刑名李而有仁愛心君子蓋取節焉

直不疑已非人情
周文亦行詐者而
皆致位通顯蓋萬
石君以誠得之而
竊慕者亦僥倖其
流弊矣

董份曰卻者尋其
際而釋之也

史記卷一百一
韓彭死傳

作歐孟康
音駁也
安丘侯說之庶子也
徐廣曰張說起於
方與縣從高祖以

入漢也
○索隱曰說音悅
孝文時以治刑名言
帝昭曰有刑名
之書欲令名實

相副也
○索隱曰案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曰刑
名者循名以責實其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合於六

經也說者云刑名家即太
史公所說六家之二也
事太子然歐雖治刑名

家
正義曰刑名家也名家在太史
公自有傳言治刑法及名實也
其人長者景帝

時尊重常為九卿至武帝元朔四年韓安國免詔

拜歐為御史大夫自歐為吏未嘗言案人專以誠

長者處官官屬以為長者亦不敢大欺上具獄事

有可卻卻之不可者不得已為涕泣面對而封之

其愛人如此老病篤請免於是天子亦策罷以上

大夫祿歸老于家家於陽陵子孫咸至大官矣

太史公曰仲尼有言曰君子欲訥於言
徐廣曰訥
字多作訕

音同耳古
而敏於行其萬石建陵張升之謂邪是

以其教不肅而成不嚴而治塞侯微巧
正義曰不
疑學老子

所臨官恐人知其為吏跡不好
而周文處調
索隱曰案

立名稱稱為長者是微巧也
直不疑以吳楚反時為二千石將景帝封之微巧

也周文處調者謂為郎中令陰重得幸出入臥內

也故班固曰石建之澣衣周仁之垢汗君子譏之

是也○正義曰上時問人仁曰上自察之上所賜
常不受又諸侯羣臣賂遺終無所受此為
君子譏

之為其近於佞也然斯可謂篤行君子矣

索隱述贊曰萬石孝謹自家形國郎中數馬內
史匍匐縮無他腸塞有陰德刑名張歐垂涕恤

余有丁曰按不疑
償同舍金不辦盜
嫂亦微巧爭仁衣
敝補期不潔清亦
處詣事然文不逮
不疑遠甚
按索隱註以為
將受封為微巧
非是

史記卷一百一
韓彭死傳
志

獄敏行訥言
俱嗣芳躅

黃震曰石慶衛縮皆所謂忠信之人特未學耳以之為三老助教化厲薄俗可也宰相非其任矣直不疑之償金周仁之溺袴類不近于人情而仁以密見狎出入宮禁殆闔官之靡又非不疑比也若張歐雖刑名學而有仁心其庶乎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三 終

史記評林卷之一百四 吳興凌稚隆輯校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索隱曰案下文字少卿

田叔者趙陘城人也 陘音刑縣名屬中山 其先

齊田氏苗裔也叔喜劔學黃老術於樂巨公所 索隱曰本燕人樂毅之後正義曰樂姓巨公名

叔為人刻廉自喜喜游諸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趙人舉之趙相趙午午言 正義曰喜音許記反諸公謂丈人行也

之趙王張敖所趙王以為郎中數歲切直廉平趙

王賢之未及遷會陳豨反代 徐廣曰七年韓王信反高帝征之十年代

相陳豨反漢七年高祖往誅之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

進食禮恭甚高祖箕踞罵之是時趙相趙午等數

余有丁曰按此是七年高帝征信曰豨反史誤

茅坤曰貫高不自立傳附張耳傳以見而田叔顧得立傳而孟舒亦附之以見

十人皆怒。謂張王曰。王事上禮備矣。今遇王如是。臣等請為亂。趙王齧指出血曰。先人失國。微陛下。臣等當蟲出。索隱曰。案謂死而虫出也。左傳。公等奈何言若是。毋復出口矣。於是貫高等曰。王長者不倍德。卒私相與謀弒上。會事發覺。徐廣曰。九年十二月捕貫高等也。漢下詔捕趙王及羣臣反者。於是趙午等皆自殺。唯貫高就繫。是時漢下詔書。趙有敢隨王者。臯三族。唯孟舒、田叔等十餘人赭衣自髡。鉗稱王家奴。隨趙王敖至長安。貫高事明白。趙王敖得出。廢為宣平侯。乃進言田叔等十餘人。上盡召見。與

王帝曰。連用七長者。文氣宛轉。處黃震曰。田叔以死爭趙王。赦既仕漢。薦孟舒。案梁王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非如万石君。徒曰長者而已。

語。漢廷臣毋能出其右者。上說。盡拜為郡守諸侯相。叔為漢中守十餘年。會高后崩。諸呂作亂。大臣誅之。立孝文帝。孝文帝既立。召田叔問之曰。公知天下長者乎。對曰。臣何足以知之。上曰。公長者也。宜知之。叔頓首曰。故雲中守孟舒。長者也。是時孟舒坐虜大入塞盜劫。雲中尤甚。免。上曰。先帝置孟舒雲中十餘年矣。虜曾一入。孟舒不能堅守。毋故士卒戰歿者數百人。長者固殺人乎。公何以言孟舒為長者也。叔叩頭對曰。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夫貫高等謀反。上下明詔。趙有敢隨張王罪三

王帝曰。連用七長者。文氣宛轉。處黃震曰。田叔以死爭趙王。赦既仕漢。薦孟舒。案梁王燒其籍。使景帝母子相安。相魯能格其君之非。叔蓋堅忍有用之才。非如万石君。徒曰長者而已。

凌約言曰按孟舒為雲中守士臨城死敵此誠長者而田叔乃以隨張王首稱之抑亦向矣耳恐非長者之言也

按孟舒黜尚皆以文帝時為雲中守皆坐匈奴入寇獲罪皆得士死力皆用他人言復故官事切相類疑其只一事云

按田叔案梁獄事及暴坐待魯王出獵一節並黃老之言

族然孟舒自髡鉗隨張王敖之所在欲以身死之。豈自知為雲中守哉。漢與楚相距。士卒罷敝。匈奴冒頓新服北夷。來為邊害。孟舒知士卒罷敝。不忍出言。士爭臨城死敵。如子為父。弟為兄。以故死者數百人。孟舒豈故驅戰之哉。是乃孟舒所以為長者也。於是上曰。賢哉孟舒。復召孟舒以為雲中守。後數歲。叔坐法失官。梁孝王使人殺故吳相袁盎。景帝召田叔案梁。具得其事。還報。景帝曰。梁有之乎。叔對曰。死罪有之。上曰。其事安在。田叔曰。上毋以梁事為也。上曰。何也。曰。今梁王不伏誅。是漢法

邵宝曰田叔之感魯王善矣當是時使王聞之自若也叔則奈何曰諫上不聽去叔蓋能之

不行也。如其伏法。而太后食不甘味。臥不安席。此憂在陛下也。景帝大賢之。以為魯相。魯相初到。民自言相訟王取其財物百餘人。田叔取其渠率二十人各笞五十。餘各搏二十。索隱曰搏音博怒之曰。王非若主邪。何自敢言若主。魯王聞之。大慙。發中府錢使相償之。正義曰王之財物所藏也相曰。王自奪之。使相償之。是王為惡而相為善也。相毋與償之。於是王乃盡償之。魯王好獵。正義曰魯共王景帝子都相常從入苑中。正義曰括地志云矍相圃在兖州曲阜縣南三十里禮記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觀者如堵堵墻也王輒休相就館舍。相出常暴坐。索隱曰上音步卜反

待王苑外。王數使人請相休，終不休。曰：我王暴露苑中，我獨何為就舍？魯王以故，不太出游。數年，叔以官卒。魯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傷先人名。仁以壯健為衛將軍舍人。張晏曰：衛青也。數從擊匈奴。衛將軍進言仁，仁為郎中。數歲為二千石丞相長史，失官。其後使刺舉三河。正義曰：百官表云：監御史秦官，掌監郡。漢省丞相，遣御史分刺州，不常置也。案三河，河南、河東、河內也。上東巡，仁奏事有辭。上說，拜為京輔都尉。正義曰：百官表云：右是為三輔。元鼎四年置三輔都尉，服虔云：皆治長安城中也。月餘，上遷拜為司直。正義曰：百官表云：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也。數歲坐

凌約言曰：田仁坐縱太子毋乃亦欲全人骨肉之間而不可得耶。董份曰：既云下吏誅死，又云發兵恐有誤。

太子事。正義曰：謂戾太子。時左丞相自將兵。徐廣曰：劉屈也。令司直田仁主閉守城門。漢書百官表曰：武帝元符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坐縱太子下吏誅死。仁發兵長陵令車千秋上變仁。仁族歿。陘城，今在中山國。徐廣曰：陘城縣名也。正義曰：今定州也。太史公曰：孔子稱曰：居是國，必聞其政。田叔之謂乎。義不忘賢，明主之美，以救過。仁與余善，余故并論之。

索隱述贊曰：田叔長者，重義輕生。張王既雪，漢中是榮。孟舒見廢，抗說相明。案梁以禮，相魯得情。子仁坐事，刺舉有聲。

茅坤曰兩人同困
同列威名而又同
禍區豈皆才而不
李耶

褚先生曰臣為郎時聞之曰田仁故與任安相

善任安滎陽人也少孤貧困為人將車之長安

索隱曰將車猶御車也留求事為小吏未有因緣也因占

著名數家於武功索隱曰言卜日而自占著家口名數隸於武功猶今附籍

然也占音武功扶風西界小邑也谷口蜀剗道

近山正義曰括地志云漢武功縣在渭水南今

西南二十里開駱谷道以通安以為武功小邑

無豪易高也索隱曰易音以豉反言安留代人

為求盜亭父郭璞曰亭卒也正義曰安留武

時亭有兩卒其一為亭父掌關閉後為亭長正義

日百官表云十里邑中人民俱出獵任安常為

人分麋鹿雉兔部署老小當壯劇易處眾人皆

喜曰無傷也任少卿正義曰少分別平有智略

明日復合會會者數百人任少卿曰某子甲何

為不來乎諸人皆怪其見之疾也其後除為三

老正義曰百官表云十亭一鄉舉為親民出為

三百石長正義曰百官表云萬戶已上為令秩

石至三百石治民坐上行出游共帳不辦斥免

乃為衛將軍舍人與田仁會俱為舍人居門下

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

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正義曰：主家令衛青也。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為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貝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

許相卿曰：趙相刀筆吏耳。然能知此兩人賢于衛將軍。遠矣。此褚先生所以稱之也。

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衛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主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德於我者。何也。徐廣曰：移猶施。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詔召見衛將軍舍

黃震曰按褚先生附載田仁任安事衛將軍不見知而趙禹遴選于一臨問之頃兩人皆立名天下夫衛青勲戚家徒以衣裝取士而以將百萬衆何哉

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歿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辯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其後用任安為益州刺史。正義曰地理志云武帝改曰梁州百官表云元封五年初置部刺史掌奉詔條察州秩六百石員十三按若今採訪按察六條也以田仁為丞相長史。正義曰百官表云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太守多為姦利。三河尤甚。臣請先刺舉三河。三河太守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

有親屬。無所畏憚。宜先正三河以警天下姦吏。是時河南河內太守皆御史大夫杜父兄子弟也。杜杜周也河東太守石丞相子孫也。正義曰謂石慶是時

石氏九人為二千石。方盛貴。田仁數上書言之。杜大夫及石氏使人謝謂田少卿曰。吾非敢有語言也。願少卿無相誣汙也。仁已刺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歿。仁還奏事。武帝說。以仁為能。不畏彊禦。拜仁為丞相司直。威振天下。其後逢太子有兵事。丞相自將兵使司直主城門。司直以為太子骨肉之親。父子之間。不甚欲近。去之

諸陵過。是時武帝在甘泉。使御史大夫暴君徐廣

曰暴勝之為下責丞相何為縱太子。丞相對言

使司直部守城門而開太子。上書以聞。請捕繫

司直。司直下吏誅歿。是時任安為北軍使者護

軍。太子立車北軍南門外。召任安。與節令發兵。

安拜受節。入閉門不出。武帝聞之。以為任安為

佯邪。徐廣曰佯或作詳也。索隱曰詳音羊。邪

戈奢反。佯謂詐受節不發兵不傳會太子不傳事。何也。索隱曰傳音附任安答辱北軍

錢官小吏。小吏上書言之。以為受太子節。言幸

與我其鮮好者。索隱曰鮮音仙。謂太子書上聞。

余有丁曰按此際
二人亦難處

武帝曰。是老吏也。見兵事起。欲坐觀成敗。見勝者。欲合從之。有兩心。安有當歿之罪。甚衆。吾常活之。今懷詐。有不忠之心。下安吏。誅歿。

夫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之常也。知進而不知退。久乘富貴。禍積為崇。故范蠡之去越。辭不受官位。名傳後世。萬歲不忘。豈可及哉。後進者慎戒之。

